

# 塵世是可能性的王國

歷史是殘缺不全的知識

Paul Veyne 〈人如何書寫歷史〉

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 
解脫勞乏，你的言語是晦澀的  
卻令我們清心明目

也斯 〈給苦瓜的頌詩〉

亞里斯多德宇宙模型裡，以地球為中心的「月下區」，是由風火土水四種元素互動所組成的塵世，充滿各種可能。塵世的繽紛歷史，便在此可能性中展開。憑藉變動世界中所留下的痕跡、證據、史料，人們重構歷史，但殘缺不全。全整「大歷史」的理想不可得時，我們該如何面對歷史，成大又該如何面對成大校史？

「讓過去變得更好」非指任意改寫過去，更非僅僅揀選「榮耀事蹟」來號召向心以強化認同。浪漫懷舊與緬懷光榮固然美好，但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卻也曾提醒：「快樂一輩子？沒人可以承受它！那將會是人間地獄。」若是如此，殘缺不全，甚至可能言語晦澀的歷史書寫，是否反而能成為我們朝向未來時的苦瓜，令我們清心明目！

2021年成大90周年校史，承繼了《成大八十·再訪青春》叢書體例，推出《南方歲時記》、《南方歌未央》、《藏形見光》與《無不有風》四冊校史專書。不僅在理論上反映歷史學界關注社會史、文化史、生活史與記憶研究的趨勢，在議題上更勇於反省大學始終尚少觸及的「不易面對的過去」(difficult past)、  
「負面遺產」(undesirable heritage)，甚至「危險的過去」(dangerous past)。譬如成大校史開始探索成大共產黨事件背後年輕學子的熱情想像，以及因爭議而中止的大學法人化與自治治理案件申請。

某次校史工作坊討論，眾人皆同意，以學校資源推動的校史書寫宜重「公共性」。但「公共性」是什麼？以歷史學來說，後現代許諾了多元之後，單一的歷史視角大概是不再受歡迎了。但是，「異質的，具有動態認同的我們」是否仍需要某種的「秩序」，以避免落入相對主義？當然，這個「秩序」必須是能夠尊重並接納獨特性的價值體系。以大學發展的歷史來說，這樣的價值會是什麼，是所謂的大學精神嗎？若是如此，那麼縮小尺度先回到成大自身，關注公共性的成大校史究竟提煉出來什麼樣的成大精神呢？80周年校史主編發現了永遠指向天際飛舞的「青春」之火，90周年校史主編則感受到「藏形」之間的風與光。青春與藏形似乎矛盾，但細究之下卻也不盡然。畢竟青春之火必須不斷透過再訪的行動才得以彰顯。而既然必須再訪，不也正說明了有些珍貴價值依舊隱藏在令人目盲的五色塵世間。

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歷史學家的時代，校史書寫團隊主動自我分工，揀選了較具公共性的議題。但是，校史相關活動與出版在最重要目的，更是期待所有成大人都能親自再訪大學歷史，並為自己的存在與過去的關係賦予自我意義。

成大277作為「校史專輯」，收錄了2022年11月「大學史與機構史研討會」專題演講、校史論文、校史共筆，以及校友座談的精要內容，為90周年校史書寫計畫畫下句點。但計畫句點並非歷史思索與書寫的終結。期待此專輯不僅能紀錄成大思索並典藏大學的足跡，更能伴隨所有成大人共同辨認值得珍視的傳統與成就，探索被意外失聲或被刻意禁聲的過去，並選擇適當媒介與勇敢當代社會多元閱讀者互動！